

梦中梦

□河南洛阳 赵峰

还是那个房间,还是那个一年四季都不取下的蚊帐,他就安静地坐在那儿,还是拿着那把旧到泛黄的芭蕉扇。

看到他,我悬着的心稳稳地落了下来,原来刚刚是在做梦。

外公喜欢喝茶,小时候看他喝茶,用的都是树叶大小的几片茶叶,冲泡进硕大的瓷缸。结果就是茶香没闻到多少,树叶的芬芳倒是润进了这缸茶水。

现在我拿着细细的茶叶,来送给外公,直接奔向后院他常年耕作的菜地。

菜地怎么荒芜了,一垄一垄高大挺拔的甘蔗呢,一垄一垄青翠低矮的萝卜呢,一垄一垄被麻绳捆着的大白菜呢。

全然没有了记忆的模样。外公去哪了?我心里的弦,突然绷得紧紧的,像有一块石头压得我快要换不过气来。我赶紧往回向屋子跑去,想去寻找外公。

慌乱之中,腿却怎么也拔不动,就像我是一棵树,牢牢扎根在了这里,身体随风飘摇,脚下岿然不动。

一着急,就醒了,原来是一场梦。外公分明好端端的就坐在那里呢,我顿时松了一口气,心底升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欣喜。

看到他,我悬着的心稳稳地落了下来,

原来刚刚是在做梦。

还是那个房间,还是那个一年四季都不取下的蚊帐,他就安静地坐在那儿,还是拿着那把旧到泛黄的芭蕉扇。

我走到外公身边,想到自己即将离家,于是问外公:“爹爹你喜欢吃什么?”

外公说:“豆腐乳和酸汤面。”

我想着我这一出门,至少半年或者一年才回来,豆腐乳便于保存,我可以去多买几瓶留给外公慢慢吃。但酸汤面该如何保存呢?心里想着去县城怡家超市找一找,看有没有那种包装好的一袋一袋的,想吃时外公可以拆一袋来吃就行了。

于是我又说:“爹爹我给你几百块钱你先花着吧,自己在家想吃什么就买,花完再给。”

外公赶紧摆手,说:“不用不用,我不要钱,我不要钱,我还有钱。”

一边推说着一边解开一粒纽扣,从他的旧棉袄里衬里掏出两张百元大钞。

两张,红色的百元大钞。

我一看到外公手上拿着这两张红色的百元大钞,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深深而无力的悲哀,顿时席卷全身。还是梦,梦中梦。

假的,假的,都是假的。外公在世时从来就没有手握过百元大钞,更何况还是这种红色的百元大钞,是他从未见过的。

县城的怡家超市也是近几年才营业的,外公在世时根本没还这家超市,我怎么会想到去这家超市给他买东西。

假的,假的,都是假的。你已不在人世,我怎样才能实现给你买豆腐乳,给你买酸汤面?

你已不在人世,我怎样才能实现让你花一花红色百元大钞?

你已不在人世,我怎样才能多见你一会,不再在梦中发现都是假的而惊醒。怎样才能做一个有你的、完整的、长长的梦。

只要在梦中无法分辨真假,就够了,足够了。

我不讨厌梦,也不讨厌梦中梦,我只讨厌自己,为什么在梦中都还有清醒的一面。真的只有永远愚钝永不觉醒,才能永远快乐吗。

东方渐白,太阳出来了,眼角的泪痕消失得很快。要对自己说,又是晴朗而美好的一天啊,毕竟我清醒时从不流泪。

梦醒之时,就是梦死之时。清醒有时候竟然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

喜看千年秦淮焕新颜

□南京 欧阳科翰

我于1946年随父母来到六朝古都南京定居。依傍着秦淮河这条母亲河,不觉已度过74个春秋。由不谙世事的稚童变成了耄耋老人。

少年至中年时期,我在秦淮河边,看到的是那浑浊不清、臭气熏天的河水,还有那歪歪斜斜的河床及河岸边杂乱的小破屋,挂起的破衣烂衫。这承载了千年辉煌的秦淮河,犹如一个满身尘垢、了无生机的老妇人。五六十年代,这条河也曾年年清淤整治,但限于条件有限,治标未治本。

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,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,这四十年以来,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,秦淮河迎来了全面彻底治理的华丽篇章。

这些年,我也曾多次到过内秦淮河核心景区夫子庙,目睹了此地区的沧桑巨变,只是一直无缘夜游秦淮河,体味它的神秘、美艳、梦幻……

前年初春的一个傍晚,华灯初上,学生小洪陪我登上了夜游十里秦淮的画舫。画舫划开两道浅浅的水波,缓缓向前驶去。清冽的河水、徐徐的晚风、上弦的弯月,好不惬意。

风居住的街道

□浙江杭州 桑飞月

《风居住的街道》,是一首轻音乐的名字。它是日本钢琴女作家叽村由纪子2003年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坂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。曲中,钢琴那淡淡的薄愁与二胡浓郁的忧伤交织在一起。有人听到此曲时,会想到曾经的恋人,彼此在一起饱尝过爱情的凄美,然最终却没有在一起,其中一个人,像风一样离开了。而另一个人,则像街道一样,默默地守候着记忆,甚至,期待风会再来……

然而,爱情,只不过是人生短暂的一瞬。对于一个经历相对丰富一些的中年人来说,更多的忧伤,则来自于彼此生命版图上的离别或追随。父母、朋友、同学,以及那些有缘相识的人……于他们,我们何尝不都是一阵善于离别的风?

前些日子,遇到了不顺心的事,朋友圈里写了几句话,是不期待安慰的。但很快,几乎从不发圈的颂微信留言问道:“怎么啦?丫头?要保重身体呀。”突然,那点儿气就软了,化了,让人想哭。都多大岁数了,还叫我丫头。可是,丫头却再也回不到过去的那段岁月中。

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,在颂的家乡小城。人生地不熟,颂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不开心

意。整齐的河岸,岸沿绿树荫荫。岸边一幢幢青砖黛瓦马头墙典型的徽派小楼肃然恭迎,一盏盏凌空高悬的大红灯笼尽显太平盛世的祥和。画舫飘浮于河面,悠然前行。一座座桥,一幅幅雕塑次第映入眼帘。

我们首先通过文源桥,其名寓意以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源远流长。右岸有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——江南贡院。2014年,这里新建了气势恢弘,馆藏丰富的中国科举博物馆。

画舫划破河岸上灯火和房舍、树丛的倒影,又穿过平江桥。还未回过神来,画舫已进入了白鹭洲公园。此园原与秦淮河不连通,几成一滩死水荒园。而今连通了秦淮河,波光粼粼,多姿多彩的桥、阁、塔以及大型动物卡通造型,使这里旖旎得像一个童话世界。

秦淮河是一条人文的河,李白、杜牧、刘禹锡诸多诗人都在这里留下身影和名诗佳句。在迷蒙的月色中,我看到了李白的青铜雕像,只见他身材瘦削,风骨铮铮,在朱雀桥的桥身,我还看到镌刻的刘禹锡的名句: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

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这些都突现了建设者的人文情怀。

画舫静静向前行驶,月上中天,阵阵晚风夹带着丝丝水气浸润着我的心。忽然瞥见河岸边人影绰绰,原来是三三两两的游人正徜徉在建设者修建的亲水步道。夜渐渐深了,多情的月光撩拨着河水,闪着粼粼的灯影。这亲民的措施,让人心生暖意。

画舫驶抵雄伟的中华门城堡后,折返回了它的停靠码头。河面骤然开阔起来,各色灯影也更加密集,人声也嘈杂起来。只见华灯璀璨映秦淮,两岸霓虹画影裁。画舫慢慢靠上了码头,我们立即就融入了摩肩接踵,熙熙攘攘的人群,忍不住再回头。夜游秦淮河,美景美情令我陶醉,令我回味。

秦淮河,我们的母亲河,你还在全面提升环境、景观、人文、科技,达到全流域绿化、彩化、文化、香化,成为水清、岸绿、景美的流域花园,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历史文化名河!

这不正是我,乃至全南京市民翘首以盼的美梦吗!秦淮河,我们的母亲河,衷心祝愿,你的明天更加瑰丽辉煌!

把我们接了来。

深夜,当我抱着女儿走过狭窄的街道,穿过仄逼的过道去往房间时,心里很是抵触。但是后来,我发现这里的人都很努力,也都很善良。

街道对过租住着一位笑眯眯的胖阿姨,胖得我们都叫她老板娘。她是信阳人,在此开着一个巴掌大的小店,卖些烟酒糖果支应生活,感觉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,然而,她看见我女儿,抑或别的小孩儿,总要免费给一包旺旺小馒头,然后抱一抱。冬天时,还会帮附近的人做棉拖鞋,理由是,闲着也是闲着。因为带着孩子,我在那里得到不少人的帮助。后来有一天,我路过那里,禁不住又拐进去看了看,老板娘和她的小店均已不见,曾经的那些孩子和他们的爸爸妈妈,也不见了。所有的人,都像一阵风一样,离开了那条街道。

风是一阵一阵的,人也是。你以为的天长地久,说不定哪天就已随风而逝,空留一座街道让你缅怀。所以,每次听到《风居住的街道》时,总会在忧伤中被触动,想着要努力生活,努力珍惜身边的人,珍惜,构成自己世界的每一部分。

梧桐

□湖南长沙 刘茁松

我在出生地衡阳,还有武汉、南京和郑州都见过高大的梧桐,那是法国梧桐,以致于我几乎把梧桐跟法国看作双胞胎。有一年衡阳把廻雁峰前那条蒸阳路上成荫的梧桐树都砍了,砍掉了我们对故乡最深的记忆。听说这么做是因为大树遮住了商铺的门面,怎么不想想大树也能遮荫呢?

读古书时,经常遇到梧桐二字。凤栖梧桐,是华夏民族古老的传说,引申出“凤凰非梧桐不栖”的寓意。凤凰择木而栖,只是我至今没见过古代诗文中常见的梧桐,想来当与法国梧桐不同。

读今人的文章,知道中国人大约六朝时期开始在南方流行用梧桐花作布,称梧桐布,是一种棉布,而此前多用麻织布。梧桐又名槿,英文棉花cotton,法文棉花coton,西班牙文godon,词源于阿拉伯文qutun,根源于中文棉音,因为棉布是从中国传过去的,中国又称棉布。

我穿了半辈子棉布,却从没见过诞生了中国棉布的梧桐树,也许见过但不认识。我虽然名字里有树,不认识的树可太多了。中国梧桐也是对于我国作为棉布诞生故地的纪念吧。以梧桐花织布,是百姓的创造,中国梧桐就是百姓树,就是创造树。

被遗忘的父亲

□安徽合肥 汪亨

刚上班,手机就收到一条陌生短信。打开一看:你好,今天是我爸的生日。您能帮忙发一条祝福给我爸吗?手机号码……谢谢!

看到短信,我诧异片刻,心中泛起一丝感动。又想到,这不会是一个骗局吧?于是,我问了间办公室里的同事。

一个新来几天的小姑娘首先开口,她并没告诉我该怎么做,而是大声问大家:你们记得父亲的生日吗?坐在办公室中央的陈姐,语气沉重地说:都讲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,可我却连父亲的生日都不知道。前年,父亲突发脑溢血,过世了……现在我多么想给父亲再过一次生日啊!陈姐边说着边拿起纸巾擦拭眼角的泪水。

靠在墙角的小李,接过陈姐的话说:前阵子我妈特地打电话提醒我,我爸的生日是上个周六,让我一定回家吃顿晚饭,我连连答应。可到了周六,我竟忘得一干二净。当我妈再次打来电话时,我正陪几个朋友在外唱歌……小李说完后低下头沉默了。紧接着是老周讲,最后轮到她。我们为自己的无知和冷漠做了忏悔。可唯独那个小姑娘,没有说一句话。我正纳闷,她突然抬起头,望着我说:那条短信是我发的。我一下子怔住。她羞涩地说:我原本只是请你给我爸发一条生日祝福。你把我的短信当成陌生人的了。

我十分尴尬,无言以对。猛然间想起了起来,前几日她向我要过手机号码,当时还拨打了一下,怪我忘记保存。小姑娘告诉大家,这条求助短信,她群发给了电话簿里的所有人。同事们被她的一颗孝心深深打动,都掏出手机,为她的父亲编写了一条生日祝福。

有多少父亲,被儿女们遗忘?又有多少人,与我一样,因为遗忘而羞愧难当?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6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